

诚征小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各类文学佳作，要求地域性，正能量，主旋律，原创。不拒草根，不唯名家，作品说话。字数不超过800字。投稿邮箱：lswbscgh@sina.com

征稿启事

那些年 那些事儿

## 猫脸花

肖复兴

四十七年前，我在一所中学里教书。那一年刚刚入夏，天就拼命下雨，而且，很奇怪，必是每天早晨下，中午停。每天上午第一节课前，就看老师们陆续进办公室，大多都被雨淋湿，个个狼狈得很。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，一位教化学的女老师骑自行车来晚了，因为她第一节有课，刚进办公室，就听她抱怨：这雨也太大了，把我裤衩都湿透了！大家知道她在为迟到开脱，开脱就开脱吧，犯不上说自己的裤衩，多少有点儿让人不好意思。

没有想到，第二天，就轮到我不好意思了，出门没多远，我的自行车车锁的锁条突然耷拉了下来，挡住了车条，骑不动了。雨下得实在太大，我拖着车，好不容易找到个自行车修理铺，修车师傅帮我修好车锁，我骑到学校，小半节课都过去了，学生看见的是淋成落汤鸡的我出现在教室的门口。

下午放学，骑上车没多远，车锁的锁条“当啷”一声，又耷拉了下来，又没法骑了。先去修车吧。修车铺离学校不远，修车的家伙什都放在屋子窗外的一个工作台上，屋里就是家。修车的是个二十多岁的胖乎乎的姑娘，比我教的学生大不了几岁，长得不大好看，一脸粉刺格外突出。我想，肯定是接她爸爸的班，也肯定是学习不怎么样，不得已才来修车。

不过，人不可貌相，小姑娘修车很认真仔细，见她拉开工作台上满是油腻和铁末的抽屉，一边找弹子，一边换车锁里坏的弹子，却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。她有些抱怨地对我说：“谁给您修的锁？拿个破弹子穷对付，全给弄坏了，真够修的！”话是这么说，说得跟老师傅数落徒弟似的，她却很有耐心地从抽屉里一次次找弹子，然后对准锁孔，把弹子装进去——不合适，再把弹子倒出来，重新装；就像往枪膛里一遍遍装子弹又一遍遍退出来一样，不厌其烦，也不亦乐乎。工作台上，一粒粒小小的银色弹子，头挨着头摆成一排，在夕阳下闪闪发光。

开始，我心里在想，如果上学的时候有这份专心就不至于来修车了。后来，我对自己冒出来的这多少有些偏见甚至恶毒的想法而惭愧，因为她实在是太认真了，流出了一脑门的汗。为了这个倒霉的锁，耽误了她这么长时间，又挣不了几个钱。

其实，她完全可以对我说这个锁坏了，修不了啦，换一个新的吧。她的工作台旁，就放着各种样子的新锁。换新锁，可以多挣点儿钱。我开始有点儿替她感到委屈，有些不落忍地替她想。可她却依然较劲地修着我那个破锁。而且，她还像个小大人似的，以安慰的口吻对我说：“您别急，一会儿就好了！省得您过不了几天又去修，受二茬子罪！”

我站在那儿看她修，看得久了，无所事事，就四下里闲看，忽然看见她背后的窗台上摆着两盆花。是两盆草本的小花，我走过去细看。花开的颜色挺逗的，每一朵有着大小不一的紫、黄、白三种颜色，好像谁不留神把颜色洒在花瓣上面，染了上去，被夕阳映照得挺扎眼。我没话找话，问她：“这是你种的？什么花呀，挺好看的！”

她告诉我，这叫猫脸花。她又告诉我，这是她爸爸帮她淘换来的药用花，把花瓣揉碎了，泡水洗脸，可以治粉刺。然后，她冲我一笑：“说是偏方，也不知道管用不管用！”后来，锁修好了，再也没有坏，一直到这辆车被偷。

现在，我知道了，她说的猫脸花学名叫三色堇。其实，我读中学的时候，读过的外国文学作品中，好多地方写到了三色堇，觉得这个名字那么洋气，那么有文学味儿，让我对它充满想象。

前不久，看到巴乌斯托夫斯不吝修辞地形容它：“三色堇好像在开假面舞会。这不是花，而是一些戴着黑色天鹅绒假面具愉快而又狡黠的茨冈姑娘，是一些穿着色彩缤纷的舞衣的舞女——一会儿穿蓝的，一会儿穿淡紫的，一会儿又穿黄的。”我想起了那个满脸长粉刺的修车姑娘。当初，她告诉我它叫猫脸花。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，请与lswbscgh@sina.com联系



## 涅瓦河上的梦幻

刘世芬

1844年冬，滴水成冰的涅瓦河畔，因无钱买柴取暖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租屋立成冰窖。他只好跑到街边小酒馆避寒。在那里，他一连几小时与那些醉鬼、赌棍、食客、骗子们闲扯。由于长时间营养不良和整夜写作，他十分消瘦，一副病态，经常受胃痛、感冒和神经性癫痫等疾病的折磨。他甚至担心自己会悄然死去。想到癫痫病发作昏迷时有可能被人抬出去活埋，这个时人看来行为怪诞的年轻人，经常在小屋的桌子上放一张写好的纸条：“如果我死了，务必在五天后再埋。”

没错，这正是老陀——哦，当时还是小陀——的苦难写照。纵观这位伟大作家的一生，他简直就是一个苦难专业户。眼下我正在阅读《炼狱圣徒——陀思妥耶夫斯基传》，常感辛酸悲凉，时而又忍俊不禁——真是一个令人怜爱的大活宝。

小陀少年时就被独自留在彼得堡。他曾说：“不知为什么，我对彼得堡总有一种恐惧。”终于，1845年1月的一天，他从这座“世界上最奇幻的城市”的街道上匆匆忙忙往家走，忽然，精神生活中一次最重要的事件发生了——他要写作！后来，他将这一事件称作“涅瓦河上的梦幻”。

从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时，小陀的成绩并不理想——理想才怪呢，他脑子里可是整天放映着横七竖八的文学念头啊！好单位是轮不上他的，他被分配到军事工程绘图处做了一名绘图员。而这枯燥的工作更让他万念俱灰。本来服兵役

就不符合他的志趣，当他业余翻译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得到350卢布的稿费时，顿时体验到一种要么写作，要么就去跳涅瓦河冰窟的冲动。

尽管一贫如洗，但出于对官场生活的厌弃和对写作的热恋，这位23岁的陆军中尉向彼得堡工程兵分队提交了辞呈。他在给哥哥的信中说：“为什么要浪费似锦年华呢？我能够挣出自己的一份面包，我将拼命工作。现在我自自由了。”

然而，他还是低估了自由的代价。辞职本身，当然不可能将他黯淡的生活立即置换成阳光明媚。时间多了，钱却少了，他失去了固定收入，生活越发混乱和困难。此前曾力劝他不要放弃“皇家俸禄”的妹夫卡列平，过了很久才极不情愿地给这位古怪的内兄汇了500卢布。不过，妹夫再次嘲笑他对莎士比亚的崇拜，指责他“就知道索钱”。而小陀则恨恨地把妹夫称为莎翁笔下的“福斯塔夫”。他在写给哥哥的信中大叫其穷：“我欠了800卢布的债，其中有525卢布是欠房东的房租……我完了。我要被拖进监狱里去了。”

为了不被“拖进监狱”，他立即着手各种创作计划。几乎每天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发疯般地写作，涅瓦河上的“梦幻”让小陀成为一个新人——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诞生了。1845年5月的一个清晨，他终于在书稿的封面上郑重写下书的标题：穷人。

多年后，俄国诗人梅列日科夫斯基在

自传中披露了与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段旧事。某日，15岁的梅列日科夫斯基跟随父亲参加一个文学沙龙，老陀也在场。梅父一见这位大作家，双目放光，恭敬地请他评点儿子的诗歌。“他静静听着，稍带一些不耐烦与愤怒，我们肯定是打扰到他了。‘缺乏力度，一塌糊涂，一文不值。’他最后说，‘要写好，必须要受苦，受苦！’而我的父亲回答：‘不，他不用写得更好，更不需要受苦。’我还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握着我的手时那苍白而有穿透力的眼神。我再也没见到过他，不久我们就听说他死了。”

是的，在常人看来，并非所有的苦难都有意义，也并非所有苦难都值得歌颂。比如眼下的新冠疫情，这样的大灾难，我们希望它滚得越远越好。但对于作家，苦难有时则成为他们成长的必需。海明威曾说：作家需要有个苦难的童年。王朔却说：不一定苦难，要是特殊。只有特殊了，长大后观察社会才会有个特殊视角。童年时的小陀，恰恰符合了“苦难+特殊”——他有个“卡拉马佐夫兄弟”式的童年，幸哉？不幸？

读着那张“五天后再埋”的纸条，我含笑抑泪。浓稠的忧郁里，小陀还不忘给读者制造笑点；然后又无比悲哀，从小陀到老陀，被现实打击，被痛苦折磨，遍体鳞伤、无所遁形，几乎经历了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丑陋与污浊，却从未放弃对光明的追寻。那些苦难，铸成了一个文学巨人。

大家 微语

## 不苦他物

徐竟草

● 苦瓜，苦寒，可清热解毒，是夏日里的降暑佳品，可与多种其他食材同炒、合烧、久炖、齐煲汤……

● 但奇怪的是，苦瓜与任何其他食材搭配烹饪，不管时间多久，均不会把对方

染苦，而是让其保持原有的本味，不侵扰，不干预，这跟辣椒能把其他食材变辣，泡菜能让整盘菜变酸，莼菜易染红碟盘截然不同。

● 究其原因，是因为苦瓜十分内敛，

品性也极佳——它只苦自己，不苦他物，即使有猛火热油浇身，依然能做到有苦不吐，苦藏体内，绝不影响周围。

● 苦瓜，跟很多有担当的人，比如父母，是何等相似呀。

谈天 说地

## 洋建筑在家具里

姜维群

任何时尚皆是一个渐变过程，不会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。海派家具形成独特风格从清代乾隆年间已经有了时代背景，当时大量洋货从广州涌入，随后迅速流布到江南一带，欧洲的绘画、雕刻、钟表以及家具，甚至包括洋花边、洋纽扣这些微小的货品，只要与“洋”字贴边就会成为时尚。

有记载记：“道光年间，洋务未起，时桂子栏杆、桂子扣无地无之。凡物稍饰观，人少轩昂，皆曰洋气。”桂子扣是一种时髦，是一种洋气，如清代颇有纪实风格的章回小说《凤月梦》，描写一妓女，“挂牙瓣白芙蓉带、钉金桂子扣夹背心。”

仅仅是这些还是不行的，圆明园的兴建，是清代宫廷建筑引进洋建筑最有力的示范。随着清政府被迫开埠，上海、天津、青岛、武汉等一批城市快速建起租界地，洋建筑在封闭的华夏大地合法地兴建。地表的建筑物和建筑物内部的家具永远是如影

随形的，建筑的洋化必然导致家具的洋化，海派家具领了风气之先。

上海“十里洋场”不仅改变了建筑民居，人也发生了变化。清人晚香留梦室《淞南梦影录》中说：“游手好闲之辈，略习西国语言，结伴间浦上，遇有兵船水手及西商之初至沪地者，即导之游览，并代购食用等物，欺其价值未谙，大可从渔利。”把握商机也是一种时尚。在“一入黄歇浦，气象顿异……浦滨一带，率皆西人设宇，楼阁峥嵘，缥缈云外”，洋建筑已成规模。

说完了建筑，可以说海派家具的“洋楼”身形和装备了。

海派家具蕴含着大量的“建筑符号”，最明显的就是用机床镟出的各种镟木腿，像方锥形、凹槽式、弧弯式、纺锤式、圆柱式等，这些都是工业机器生产介入家具制作的标志，是民国家具区别于清家具的明显印记。

细观这些家具腿会发现，与洋楼建筑的栏杆属于孪生兄弟。石库门和花园洋楼

增加了阳台露台，围栏栏杆成了一道风景线，于是也被海派家具借过来，作为大衣橱帽檐装饰，梳妆台与桌椅的各式纺锤形围栏装饰，十分洋气时尚。

古希腊建筑罗马柱在海派家具上反复出现，说明了家具和建筑的密不可分。此外罗马券柱式建筑在上海的一些建筑中大量出现，也很快被借鉴到家具上，形成同建筑相仿的拱形结构，透出高大雄伟的气概。

还有巴洛克式的螺旋柱子在建筑学中被称作“麦糖柱式”，或者叫作“所罗门柱式”。它源自罗马圣彼得大教堂，教堂祭坛上方高悬着的织锦华盖上，绣着这么一个柱式，后来这种建筑上的柱形也被广泛运用到海派家具中。

建筑的“洋符号”借用到家具上，形成民国海派家具自身抹不掉的特征，用今天的眼光解读这些符号，就能看到民国海派家具的个性所在。